新新武俠短篇

瀛苑副刊

雨落在灰灰的瓦間，在簷邊流出為一幕水簾，有些雨水還沒流到簷邊就已滴落，從破瓦之間的漏洞，落在瓦簷下避雨的人。他往上瞪了一眼，慢慢地挪了身子，靠在一個拆下的門板上，門板上烏烏青青地滿是黴斑。

火堆忽明忽暗，有個人懶懶地斜躺在旁，他正伸手至衣服的破洞內奮力抓癢，抓完了順手在褲子上抹抹。

此刻，只有他們在這簷下躲雨，默默分享著這傾頹的廟宇。

廟的裡面已經崩塌，只留下大門的門簷和支撐的門柱—只堪躲雨的局面。柱上的漆皆已斑駁剝落，幾處還長著幾朵蕈，剩下的地方就是斑斑的白蟻蝕洞，和從底座蔓延上來的青青的苔。

風吹來，嘎嘎作響的危樓敲起了自己的喪鐘，佇立於此成為自己的墓碑。

兩個人靜靜地在門廊下，一蜷曲於柱下，一斜躺於門側，猶如缺腳的獅或斷頭的龍，或者是狗，看門的。

也許他們會與樓同朽。

火，幽幽地忽明忽暗。

「叭噠、叭噠、叭噠」有人在雨中快跑，簷下的兩人皆稍稍動了身子，一個人穿雨而來，直奔廊下，喊著：「借光、借光」接著一步躍了上來，他抹抹滿是泥水的臉後，順便脫下上衣擰乾。「好大的雨！真他媽的好大的雨！」他喊著，一屁股坐在火邊，操起放在火旁待乾的木條，撐起上衣烘乾。風吹來，破油布般的上衣如旗開展。

雨未停而水簾已成灰燼，簷下三人無語，火光微弱。

「喂」他不耐寂寞，「我是從村上來的，你倆打哪來的？」

斜躺者翻了個身，蜷曲者微抬起頭，瞇眼看了他一下，又垂下去。

他臉紅了一下，抓了抓頭，想著還有什麼話頭。

「最近有幾件大案哪！你們聽說過嗎？」他試探地問。

兩人倏地起身、抬頭，看著他。他楞了一下，打了個冷顫，說：「那真是離奇複雜啊！」他吞了吞口水，續道：「城內的鎮遠鏢局給人挑了，梧桐巷的那面牆一夕成了血牆，前面定風坡的竹林裡又出了人命，賣棺材賣到要趕工，披麻帶孝的來來去去，搞得城裡最近是不得安寧...」

火突然旺了起來。斜躺者緩緩坐起身，蜷曲者已靠在柱子上，那人見狀更加說地眉飛色舞：

「你可知死的那些人是誰？可都不是尋常的百姓哪！說我怎麼知道的哪？這可不是我吹牛皮，尋常百姓哪有渾身帶刀帶劍的？那天啊，我可是大著膽子親手推著板車，喔不是，是親眼看見屍體……

他沒有看見，那靠柱者從背後緩緩抽出的刀。

簷間飛瀑不知何時轉小，雨水沿簷涓滴，又成簾幕。而火已熄，餘煙裊裊，隨風而逝。

一人從簷下走出，旋即沒入林中，不知所向。

當夜無風無雨，危樓以美麗的姿勢向側轉身，選擇躺在無言的大地之上，而惟餘孤柱半截。

有人在半截殘柱下找到兩具屍體，其旁伴有石獅之缺腳，蟠龍之斷頭，宛若陪葬。

蜻蜓低飛，赤霞滿天，大雨似乎又即將來臨。